

体现海派文化的一次尝试，细腻的说表与演唱背后，显现的是海派文化的叙事气质和味道，脚踏实地的生活氛围与烟火气息。我们尝试用评弹的艺术手法让《繁花》在舞台上更有立体感，更具趣味性。”

出人意料的是，《高博文说繁花》不仅在江浙沪地区引起热议，更获得不少香港地区观众的喜爱与认可。2019年5月在香港地区演出时，台下的年轻观众达到了一半以上，而且大多数是江浙沪籍的第二代、第三代在香港的青年。“其实他们对江浙文化已经生疏了，但是通过《高博文说繁花》，既让评弹这样的以江南文化、海派文化为代表性的剧种，父辈甚至祖辈喜欢、眷恋一辈子的剧种被了解，被喜欢，又让年轻观众对上海文化有了很深的印象。”

红色文化

今年7月11日、12日，改编自孙甘露先生获得“茅盾文学奖”的小说《千里江山图》的同名评弹作品，首次上下部连演，全本亮相天蟾逸夫舞台，获得好评。“《千里江山图》没有脸谱化的人物，那些革命先辈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，他们为了理想信念，为了国家、人民的未来挺身而出，如评弹中所唱——理想信念深铭记，千钧重任一肩担，位卑岂敢忘忧国，天地生民系心怀。”高博文说。

向来以柔美抒情著称的评弹，如何演绎红色文化，展现革命题材？对此，小说原作者孙甘露坦言：“我曾经幻想过这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各种形式，但唯独没有想过会被评弹演绎，但是后来我想了想，发现用评弹来演绎可能是再恰当不过了。因为在上海这个地方，在中国的南方，用评弹的方言来讲述这样的—一个特殊的故事，描绘当时的时代风云，以及社会生活、万家灯火，我觉得效果可能是非常强的。因为你很难在一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完全使用方言，所以我个人抱着极大的兴趣，并期待这样一部作品。”

事实上，评弹作为江南文化的代表，演绎红色文化，历来是有传统的。“上海评弹团建团七十多年来，拥有《白毛女》《刘胡兰》《红梅赞》《江南春潮》等至今为观众津津乐道的红色作

我们评弹艺术的文学性要求很高，文本尤其重要。很多人都说，评弹尤其应该改编文学作品，而且应该改编当代文学，这样起点就高。

品。2022年中篇评弹《战·无硝烟》摘得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（榜首）。”高博文自豪，评弹团有丰厚的红色作品“库存”。守正方能创新，传承充满自信，在高博文看来，这一代的评弹艺术传承人，无疑具有更坚定的文化自信与自觉。“我们评弹艺术的文学性要求很高，文本尤其重要。很多人都说，评弹尤其应该改编文学作品，而且应该改编当代文学，这样起点就高。”从《繁花》到《千里江山图》，这也是上海评弹第二次改编茅盾文学奖作品。不同

于《繁花》的海派气质，对于《千里江山图》，高博文追求“不只唱流派，更要塑造角色，让观众听得过瘾、看得感动”。

毋庸置疑，对于这样一部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25万字的小説，如何用两个晚上的评弹演绎，高博文坦言挑战很大。“如果用平常的传统形式一桌三椅，一桌二椅，我觉得当然也好像相对容易一点、可行一些，但是上海评弹团的特点就是希望在整个表演的形态上，以及审美情绪上都要有所突破，有一些创新，要有一些拓展，这才是我们做这样一部作品的初衷。”为此，这个集结了全团最强阵容的剧组始终在不断摸索新的表演形式，但高博文表示，虽然会有创新，还是会立足评弹本体，发挥评弹说、噱、弹、唱、演之艺术特色，探索评弹演绎红色谍战、表现重大题材的艺术空间——舞台呈现上会有一些符合现代审美的新尝试。诸如说书先生不穿长衫旗袍，而是穿上角色的服装。台上不只有“一桌两椅”，而将进行“沉浸式”的空间营造，在舞台调度上将引入现代剧场手段，以期让小说名著在舞台上呈现得别致、精致乃至极致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向来擅长塑造正面角色的高博文，此次挑战演出反派角色，扮演国民党“王牌特工”易君年，这也是他自己选择并提出的挑战。“易君年是一个外表绅士、性格复杂的人物，他高大帅气，生活有品味，连香烟都只抽‘茄力克’，演绎他不是要塑造一个让人恨得咬牙的‘渣男’，而是不断挖掘易君年一切行为的内心逻辑。”

从吴侬软语的江南文化，到烟火气息的海派文化，再走进激情燃烧的红色文化，古老的评弹艺术，在新时代守正创新的道路越走越宽，越走越好，正如高博文所说的那样：“我们不能总在同一批花上采蜜，要开辟更大的花田，激起更多年轻人对海派文化腔调的喜爱。”

